

兴化油菜花

□雷雨

早就听说兴化的油菜花很值得一看,绝对让人震撼。

在乡野生活了近二十年,看过金黄的麦浪排山倒海,看过无边的青纱帐浩渺壮阔,当然也看过翠绿葱茏的烟叶在北首山下铺展开来,莽莽苍苍,蔚为大观。说兴化的油菜花如何不同凡响怎样超级享受,就有点心怀疑虑不大信服。

百闻不如一见,经受不了诱惑,是清明时节吧,悄然上路,来到了兴化。一路走来,田边地头,房前屋后,沟沟汊汊,边边角角,都是正在怒放的油菜花。那种金黄色,是那样的自然天成,随意舒展,见缝插针,看着看着,就有点困惑,这样随意领略油菜花的风姿神韵不也很好嘛,为何一定要刻意到某一个地方去流连忘返观赏啊!苏北的原野,春风骀荡,洋溢着春

气息,热心者也许看破了我的心思,说不要着急,快到目的地了!人声嘈杂,路堵心烦,恹恹欲睡神思昏昏中,被人唤醒,到了!

简直是金黄色的海洋,油菜花怎么会如此壮观汪洋恣肆?放眼望去,黄色的大幕直抵天际,无边无涯,极尽繁盛。在视野之内,除了火辣辣的金黄,还有密不透风的金黄,黄得令人眼花缭乱了,黄得令人恍如梦中,有点不真实之感,怎么可以这样空前绝后排山倒海?

油菜花,论起规模之大、地域之阔,华北或者中原的平坦如砥的地面多了去了,它们怎么能够心悦诚服甘拜下风?因为水。不要忘了,兴化位于运河之东,所谓里下河地区,地势低洼,有着丰富的水资源,有了水面的一碧清澈清风徐来,使得这样的黄花兵团在威武雄壮之时,兼备了水乡的风情万种婉

约雅致。也正是因为水的荡漾潺潺,小船的咿呀呀呀,更有船娘的红头巾闪烁在黄色的浩渺无涯之中,更加耀眼夺目,也更加引人遐思。这个时候,再听着《梦里水乡》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,还有时尚灵动的凤凰传奇组合的《荷塘月色》,虽无荷塘,但有黄花啊,歌声曼妙,若隐若现,还真有点偷得浮生悠闲的几份幽情放纵。

坐在小木船上,细看着似乎比其他地方的油菜要粗壮高大许多的油菜秆,还有那些蓬蓬勃勃负势竞上急于崭露头角的油菜花,在清水中的倒影也是那样的茁壮活泼,不甘人后。船娘也许见识多了,似乎很哲学地说,别看这个时候游人络绎不绝,风光也就是不到一个月的光景,要是老天不帮忙,风大雨大,雨后全无叶底花,花很快就谢了。有的还没有来得及开苞就再无机会了,哪还会有

人来?这些油菜花这才要抢抓住这大好春光,春到人间草木知啊,寒来暑往,也就为这几天的荣耀啊!

在花海流连闲走,几乎齐人高的花海之中,垛田之上,塞满眼睛的除了黄花,就是碧水。但你仔细一看,却也有其他作物蔬菜置身其间。这些作物太微不足道太细枝末节,在偌大的黄花的滔天巨澜中,类似于小小的浪花飞溅。

田垄间一位老者正在忙碌,和他随便攀谈,听不大懂的方言,大意是种点蔬菜方便一点,也并没有受到什么方面的巨大压力,必须要怎样怎样。老者的话,倒让我有了几分释然。

兴化的油菜花,缘于它的规模积聚,缘于它的处处活火,也缘于它几乎可以忽略的没有强求划一的一些微点缀,让我反复回味,惦记着来年还想去兴化,看看花海的壮阔。

微观

○○○

小叔的江湖
时双庆

家人内部建了个微信朋友圈。小叔是我们这个圈里最年长的微友,他时不时就发两张图片,刷下存在感。

前几日,小叔打我电话,说到了杭州,不在北京干了。我说:“你把北京的景点都看完了,也该下江南了。”小叔一听这话更来劲了,随口吟道:“江南好,风景旧曾谙……”小叔文化不高,说了上句就念不出下句了。小叔告诉我,他现在就在西湖,还随手拍了一张西湖夜色发在微信群里。我突然感到,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江湖,可以不大,安身立命足矣。

小叔是老实巴交的农民,50岁以前都是守着几亩薄田。现在年纪大了,再干农活就有些吃力,加之种地的收益甚微,就到大城市打工。一个月4000多块钱,比在家强好多,更重要的是这几年他去过的城市,看过的景点比前半辈子都多,他很知足。

墙

吴孔文

归有光在《项脊轩志》中说:三五之夜,明月半墙,桂影斑驳,风移影动,珊珊可爱。几百年前的某个月圆之夜,一户人家在院中小憩,嗑瓜子、品细茶、说闲话。清风徐来,树的枝丫间飒飒作响。抬头看墙,影像如画。

“一府六邑”的古徽州,山环水绕,峰峦无数。一个人寂寂地走在山道上,行至水穷处,突见一片人家,“粉墙矗矗、棹楔峥嵘”,阡陌纵横,鸡犬相闻,让人倍觉人间烟火温暖,心头顿时有大惊喜。到乡下去,久经风雨的老墙,皮层剥落,苍桑古旧。墙根下坐着晒太阳的老人,身边卧着一只猫、一条狗。小鸡小鸭经过他身边,啾啾乱叫。老人向它们挥手、不说话,而他的手势,小鸡小鸭们都明白。

人到了一定年龄,就变成了一面墙,怀里抱着苔藓、地衣、爬山虎、巴根草,不言不语,不悲不喜。只是那面墙,有的成为风景,有的写有罪证。

归乡

张宏宇

故乡的清明,总有沾衣欲湿的杏花雨和吹面不寒的杨柳风。绿树抽枝发芽,各色的花朵绽放,草儿是嫩绿嫩绿的,一切都美得令人心悸。清明时节,当雨水滴落在我的脸颊上,我便会被乡情灌醉。

很小的时候,每年清明,父亲总是叮嘱我:“清明这一天,要给爷爷、奶奶和祖辈们上坟,这叫饮水思源,这是孝道。”清明对我来说,不仅是祭扫上坟,更多的是乡思,是乡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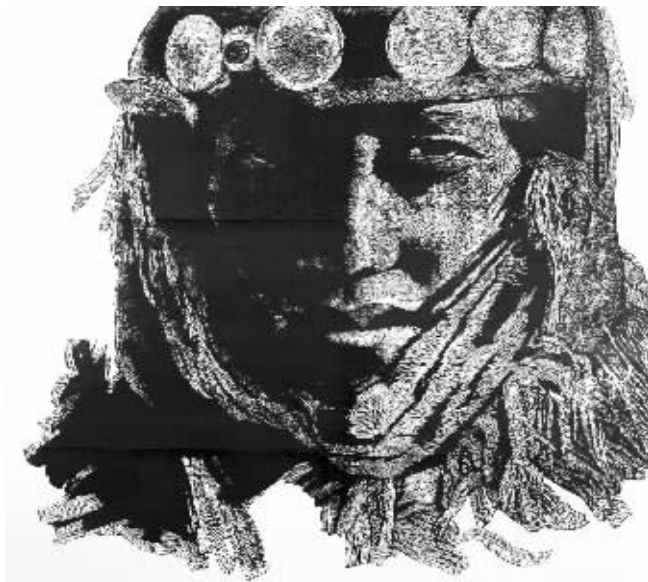
春风伴梦回家乡,又见村头炊烟起。

青石街来稿邮箱
xinfukan@126.com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217号



《甘南印象》黑白木刻 李青

也好芦蒿这一口

□杨龙

南京人好吃草举国闻名,有一个这样的顺口溜来形容南京人的“不良嗜好”:南京人“不识好”,一口白饭一口草;枸杞头、马兰头、香椿头,顿顿要吃三样头。南京人对野菜喜爱程度可见一斑。然而,我曾遇到一家都对南京芦蒿情有独钟的北京人,其痴迷程度绝对不亚于我们南京大萝卜。

二十年前,我所在的单位请来了北京一位姓段的工程师负责施工。由于工程进度较为缓慢,段工程师急得直上火。

为了一表地主之谊,我让妻子备上几样家常小菜款待一下段工程师,为其减压。妻子买来南京特产盐水鸭,煮了螺蛳,炒了芦蒿。谁知道这位北京人嫌吃螺蛳太费事,对清炒芦蒿却是情有独钟,赞不绝口直喊好吃。当闭路电视改造工程进行近三分之一时,段工程师要回北京单位领取设备器材。临走的前一天,他特地从农贸市场买了二斤芦蒿跑到我家来,要求我妻子教他如何炒芦蒿。妻子便从择芦蒿入手,手把手地传授做芦蒿。并告诉他芦蒿最好是清炒,旺火急就。除了

少量油、盐外,不放过任何佐料,这样才能把芦蒿的本味最大限度地烹烧出来。

没过两天,段工程师从北京又回到南京。他无比兴奋地告诉我,这次回北京他一共带回去十斤芦蒿。他按照我妻子传授的方式,如法炮制了一盘清炒芦蒿。上桌后,被他全家人“一扫而光”。尤其是深受年迈老母亲的钟爱,并发出了“让我又吃到了大草原的味道”的感叹。一再嘱咐家人把带回的芦蒿择净整齐,用塑料袋分成几小包装好,存入冰箱待日后慢慢享用。原来段工程师的祖先是随成吉思汗入京的正黄旗,是蒙古族人。没想到,南京芦蒿的“青帮蒿子味”竟让北方人吃出了大草原的味道,唤起了对遥远故土的思念。

以后的一段时间里,段工程师每次回京都会带上数量不菲的芦蒿回去孝敬老人。而我只要去北京出差,也会特地为他捎带上一些择好的芦蒿。直到前几年段工程师专程打来电话,告知现在北京的农贸市场也能买到芦蒿,不用再麻烦了,从而结束了南京芦蒿的“南迁北移”。

离开手机的日子

□周汉平

被抽调参加某县教师招聘命题,为了保密需要,一群人上了大巴车就把手机上交,意味着两天时间将与外界隔绝。

刚开始,大家觉得很有使命感,有的连老婆都没来得及通知。可是不久,大家就觉得有些不对劲,吃饭间隙,习惯性地想掏手机刷微信。有人问几点了,大家不自觉地把手伸进了口袋,继而面面相觑地笑了。白天工作紧张还好,晚上住在宾馆不能外出,网络、电话全无,只能靠电视打发难挨的时光,有几个网虫凑在一起打牌至深夜,肆无忌惮地宣泄着自己。

我生性喜静,微信群也从不发言,有时两三天才刷一次。可是作为一所四星级的高中的办公室主任,每天琐事不断,虽然请了假,总担心学校里有事需要我处理。到了第二

好邻居赛金宝

□顾莉敏

随着快递业的兴旺,我家楼道里开始忙得不亦乐乎。问题也来了,送快递一般在白天,小区居民基本上都上班。

我退休的老父亲几乎天天在家,快递哥熟门熟路,直接把邻居家的快递放到我家。邻居下班过来拿快递,迎来送往是楼道里最热闹的时刻。

我正在吃午饭,邻居家的大帅哥心急火燎地到我家,大姐你家的WiFi密码是多少?住我家隔壁的老太太已经60多岁,家里没有WiFi,他家做生意的儿子儿媳一回家吃午饭就抓狂。我家的WiFi,密码我记不住,找出记事本把密码告知,小两口喜笑颜开。

生活在老小区,绿化健身方面的设施没有新小区好,好处却也是显而易见的。

晚上,邻居家的莎莎来我家玩,正撞见我在喝酸奶,两

天,大部分人已经开始适应了,只有一位做母亲的在纪委的监督下破例打了一个电话。

第三天中午,完成了所有任务后,拿到了手机。大家纷纷迫不及待地打开手机,于是各种短信、微信的提示音不绝于耳,很多人急忙开始回电话。回家的路上有人手机就没有了消息,我的充电宝也被人借走了。

我打开手机,并没有看到多少未接电话和短信,微信也一如既往地无聊。除去垃圾短信,只有妻子的两条微信,很短,“今天忙吗?”“什么时候回来?”她知道我去命题,但她还是发了两条信息。可想而知,在我离开手机的三天两夜里,她是怎样度过的。我的眼睛有些湿润了,在亲人的眼中,我又是多么的重要。

我赶紧回复:“已出发,马上到家”,我想,周末该去看看老父亲了。

眼立刻就瞪圆了。何止是莎莎,左邻右舍的孩子像窜天猴似的,这家吃些水果糕点,那家尝点刚出锅的包子。大人客气,要不要,孩子早把手伸出去,大快朵颐起来。

莎莎在我家酸奶喝得正带劲,她爸爸妈妈来到我家里,“大姐,我家车库的电源有问题了,借你家车库里的电源充一下电瓶车”。我下楼去开车库,小两口把电瓶车推过来,我帮充上电源,关上车库门,三人说笑之间上楼了。莎莎妈回头大喊:大姐,你车库门上的钥匙还没有拔下来呢!

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的记忆力越来越差,常常忘记锁车库门或忘记拔车库门上的钥匙,邻居可没少提醒我。

最近,道听途说我们这片小区要拆迁,我们这些邻居没有表现出多么地欢喜,说真舍不得离开相处了那么多年的老邻居。